

「烏龍王」數度搬上大銀幕

漫畫家雷雨田文物展出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道：經常聽前輩們提及老香港的生活，了解到「老夫子」、「大蕃薯」是經典漫畫人物，不過，參觀了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「烏龍王——漫畫家雷雨田文物選粹」展覽，這才發覺早在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，還有另一位漫畫人物「烏龍王」，盛行於省港澳甚至東南亞。

《烏龍王》是已故漫畫家雷雨田（原名雷熾桃，1926-2008）的作品，以幽默諷刺的手法描寫主角龍高面對社會眾生相的反應。由於漫畫極受歡迎，曾被搬上大銀幕，由梁醒波（飾演王龍鳥）、羅麗卿、鄭君綿、鄧寄塵、譚潤卿等主演的粵語長

片《烏龍王》系列，也許喚起一些年長人士的回憶。《烏龍王》、《烏龍王發達記》、《烏龍王飛來馳福》、《小寶寶七戲烏龍王》等電影，讓王龍鳥、尖嘴茂、何必笑、連容驤等角色深入街頭巷尾、家喻戶曉。

《烏龍王》針砭時弊

香港文化博物館助理館長（自然歷史／考古）岑佩玉介紹說，《烏龍王》是雷雨田早在一九四六年於廣州《針報》已推出的漫畫，一九四九年雷雨田來港，繼續於香港的《中聲報》、《漫畫日報》、《娛樂新報》及《真欄日報》等報章刊載。《烏龍王》是透過「王龍鳥」這個穿唐裝的肥胖人物，批判戰後廣州社會不公平、揭露官員無能腐敗、反映民生疾苦，卻以搞笑趣味的腔調來繪畫，深受中國一帶讀者歡迎，四七年推出的單行本至廣州、香港，每期銷量高達十萬冊。

展覽在雷家捐出的八十件文物中選出五十件展出，包括刊登雷雨田漫畫的報刊、漫畫手稿、書籍插圖、雷雨田其他小說作品及手稿等。漫畫之中，不只是《烏龍王》，還有每日完漫畫「福伯」，四格漫畫《小妹妹》，以及《神童大頭仔》、《烏龍仔》、《尖嘴茂》、《盲公仔》、《何家父子》等，展覽亦有展版展示雷雨田的生活照、工作照，亦會播放《烏龍王》電影片段，加深觀眾對漫畫的印象。這些漫畫大都是黑白為主，很少套上單色，但一些單行本則有彩色封面。

岑佩玉補充說，雷雨田是多元化創作人，隨着《烏龍王》漫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停刊後，他淡出漫畫界，轉而寫小說，著作有《國恨家仇》、《嶺南孤忠》及《南天抗敵記》等，雷雨田又撰寫影評及兼任電影宣傳工作。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退休，並移居加拿大。

12歲畫漫畫刊報章

開幕禮當天，雷雨田許多親友雲集現場，相親相愛一番。雷雨田家族代表雷煒坡（《明報周刊》前總編輯）憶述五叔雷雨田的一生，他說，雷雨田的漫畫第一次被刊登在報刊時，他只有十二歲；五叔被報界才子陳震子賞識，加入了報界。雷雨田由報館的雜役、校對，慢慢成為助理編輯，以至編輯，最初生活清苦，晚上睡在報館寫字枱上。一九四五年，雷雨田在香港的《中國日報》任電訊編輯，為港開畫漫畫，一九四六年於廣州創造了《烏龍王》漫畫，至今改編成七部電影。雷煒坡認為，雷雨田從沒入讀美術學校，為人非常謙遜，從不炫耀成就。

雷雨田太太表示，雷雨田通常用點墨水的鋼筆來畫畫，創作的地點有時在家中，有時在報館。雷雨田的兒子雷浩然表示，他從事科學方面的工作，並沒繼承父親的畫畫天分，小時候讀書時也看見父親畫畫，但對其影響則不記得了。雷浩然說，父親很少講自己的事情。

雷雨田的女兒雷欣然對父親的印象卻非常深刻，她告訴記者：「我在報考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時，告訴考官，因為爸爸是漫畫家，我也愛畫畫，對方問我父親是誰，我說是畫《烏龍王》的雷雨田，他完全知道，是同一代的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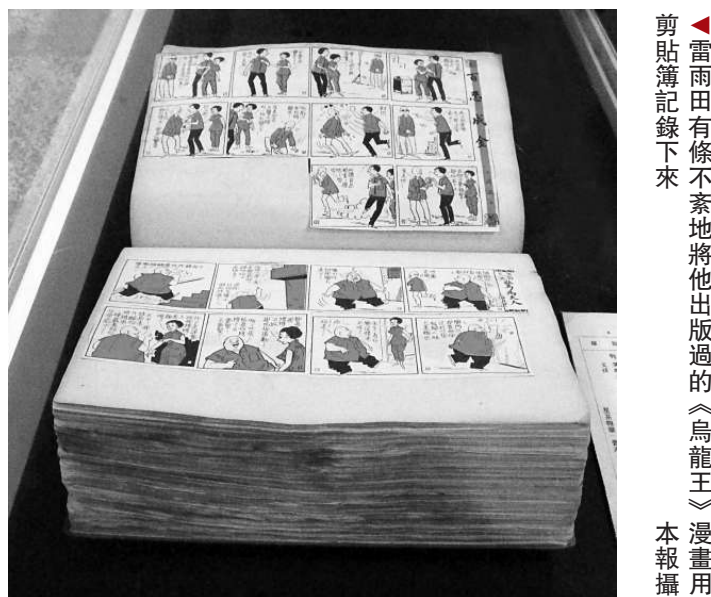
雷欣然記得，小時候常看着父親畫畫，自己也興致勃勃地畫起來，還自言自語：「我將來也要做畫家。」父親便鼓勵她要好好畫。後來讀藝術，自然亦是受父親影響。她認為父親的漫畫很有電影感，每幅都會轉換不同角度。說到父親的為人，雷欣然動情地說：「他熱愛和平，個性溫和，從不吵架或發怒。」

雷雨田為人低調，雷欣然說，父親去世後才發現他保留了自己的作品，部分更是在洗手間洗手盆下面的櫃內，幸好還沒有變壞。她覺得這些文物最好是在博物館內保存、研究，也可與人們分享。「烏龍王——漫畫家雷雨田文物選粹」展覽，即日起至六月四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二樓迴廊展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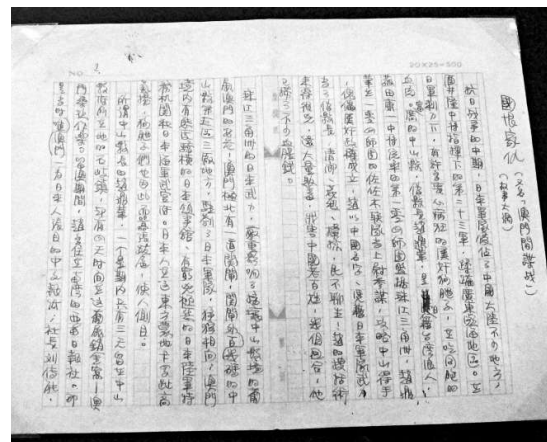
龍王——漫畫家雷雨田文物展出



▲雷欣然（左起）、雷煒坡、雷雨田太太、康文署副署長（文化）廖昭薰、雷浩然、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黃秀蘭在展覽開幕禮上



▲雷雨田有條不紊地將他出版過的《烏龍王》漫畫用剪貼簿記錄下來



▲除了漫畫，雷雨田也撰寫小說，這是《國恨家仇》手稿



▲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《真欄日報》刊登了雷雨田的《烏龍王別傳》漫畫



▲由漫畫改編成的《烏龍王發達記》電影劇照剪報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- 創典舞臺主辦之「大溝細細溝大——龍風情長版」，晚上八時在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演出。
- 觀塘民政事務處及觀塘西分區委員會主辦「觀塘西分區金曲靚聲演唱會」，今晚七時半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。
- 香港上海戲曲藝術協會主辦「四大名旦後起之秀——京劇梅尚程荀專場」，今晚七時半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。
- 「藝術領地——謝克作品展」正在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展出，今日為展期最後一日。
- 「時間巨輪——光影香港百年情」展覽現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廳展出，展期至下月四日。
- 展覽「慰安婦招募」現於土瓜灣牛棚藝術村展出，展期至五月三十一日。

小公園

責任編輯：李 焯

再見

笑語風雲

朋友聚會裡，一對中法異國侶侶，帶同他們製造的「跨文化」寶貴見面。大家和兩歲的可愛小孩玩得痛快時，也同時在討論中國人與法國人說再見的方式。

事緣這位法國朋友是大忙人，每次見面，總要說說再見，法國人的再見，可不簡單。法國禮儀，告別時當然要擁抱，再見面時，再親一親，擁抱一下，依依不捨一番，再多說幾聲再見，才叫告別完畢。

然而，在旁還有幾位朋友需要告別。於是，「告別儀式」重複幾次，最後真正踏出家門，已是十五分鐘之後的事。

不過，法國朋友反駁，認為中國人說再見才真正莫名其妙。他特意示範一次，坐在椅子上，突然站起來，說一聲「走了」，沒有眼神接觸，頭也不回便推門離開。法國朋友瞪大眼睛問：這叫說再見嗎？

每個人都有他說再見的方式。我的方式，應該算是簡單直接的。

不經不覺，在《小公園》筆耕，已有五年之久，多年來有幸與各位交流，承蒙讀者不棄，今天終是告別時。有緣再會，珍重！

多彩家居生活

阿 濃

南牆集

懷念周啓邦先生夫人，他們常常打扮出位，吸引公眾目光，帶來娛樂性。自周先生去世後已不見此類鏡頭在社交或娛樂版出現。

有人認為這是有錢人無聊的玩意，我認為這無損於人，卻帶給自己和別人開心，並無不妥。人生如戲，孩子很小的時候已喜歡扮演，扮超人，扮怪獸，扮公主，扮王子……年輕時也會扮演自己的偶像，學他們穿戴和表情動作。到中年向後，扮演停止，怕被人譏笑為老不尊，扮鬼扮馬。

其實如果兩老獨自居住，如果性情開朗，喜歡搞笑，又何妨在家扮一番？兒女有的是準備丟棄的新潮服裝，你們是絕對不會買來穿的，何妨當作消閒服裝在家穿著呢？只要不穿著上街，沒有人會指指點點。於是只要把眼鏡除下，霧中看花，就會看到有青春少女在眼前晃動。你們好像時光倒流，引起許多回憶，平添一番溫馨。更可以拍攝下來搞笑一番。好處是不花錢，環保，使心境年輕，增添生活姿彩。

如果有戲劇底子，更可以自編古今戲劇，或依現成劇本，把整齣戲演唱出來。家庭生活的娛樂性發揮到極致，不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嗎？

她換了筆名

王 渝

許多作家都曾因為種種原因換用新筆名，魯迅用過的筆名甚多，如周豫才、周樹人、令飛、索子、索士、迅行等等。近來美國女作家帕特里夏·奧布·恩換用筆名推出新作的事，成了新聞。對此，我感觸良多。

紐約抒懷

英語中有個成語，那是說「不要對封面來評斷一本書」，我們看到，正是供我們看書的人，在出版書籍時，所採取的卻是反其道而行的做法。奧布·恩女士已經出版過五本小說，第六本《裁縫》在出版商那裡處處碰壁，一再遭到拒絕。後來她的經紀人建議換個筆名。真是好主意，三天之內就賣出了版權。十幾個月後，她的新筆名，查不出前科，於是硬硬硬靠書的本質碰上了伯樂。她的經紀人稱，她就是察覺到此書遭到拒絕，問題不在書的內容，而是作者以前作品的銷售情況。

道主義獎

沒有看報道，還不知道電影《雷霆戰駒》裡頭，演主角的那匹咖啡色的駿馬，原來是用了十四匹馬輪換拍戲的。電影用了四匹馬來輪換。荷里活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所拍的這部《雷霆戰駒》，為他贏得了美國動物協會的「人道主義獎」，因為整個拍攝過程，都有動物協會的人員在場監察，看是否有虐待動物的行為，史匹堡不但沒有被批評，而且得到高度讚賞。

剝了，專欄

黃子程

我的專欄生涯，常有結束的時候；每次結束，都會對自己說：是真正的結束，永不再見吧！然而，到了某個時刻，忽然又再開始寫起來，一寫，又是一年三年五年下去，沒真正的完，沒真正的了，這是緣分抑命運？寫專欄於我，完全不專業，雖然我的博士論文，就是「專欄研究」，很容易給人恭維或嘲笑：他是本港第一個「專欄博士」哩。真窘，似乎做學術做到以專欄為研究對象，實有點不務正業，不是應該認真真的找嚴肅文學做研究對象？

傳媒按摩

在這個公園仔一寫，也記不起有幾多年了，欄名、筆名換了不少，居然還囑眾加盟，一下子身邊老友便如在同一間公司打工般，好不熱鬧。最後，老編居然要求：用真名吧，我們要你的真名，老編命令，只有聽。從此，寫來就縛手縛腳，因為以筆名發表慣了，什麼話都可以說，至少老妻不知此人是我，不會老盯着此欄，從中窺秘；用真名，壓力大得多。好了，停下來吧，哈哈，第一次寫專欄給人叫停，這是我三十多年的專欄生涯第一次！

也許，我瑣瑣細細的時代合該結束，我以真名示人的日子也可以宣告收工，往後，便得開始投稿了。沒有了框框，也就沒有了保護罩，也沒有了免死金牌，每篇文章非精心炮製不可。別了，專欄，別了，我的名字。

熊膽的爭論

東風西風

我一向不甚支持爭取動物權益的團體，覺得他們時常本末倒置，寧願保護動物，不顧人類的需要。除非我們轉為素食，不用皮革製品，否則一面吃肉，一面爭取動物權益，只是偽善。就近日鬧哄哄有關熊膽的爭論，我的基本立場是，如果真有藥用需要，殺熊取膽製藥無可厚非，不應反對。當然，殺熊取膽時要人道點，減輕熊受到不必要的痛苦。製藥界也應提出科學研究結果，證明熊膽藥用確有功效，不可替代。殺熊取膽真正是為了製藥治病，而非製造沒有科學研究根據的所謂健康食品圖利。今次有關熊膽爭論的焦點，涉及商業機構不夠透明，欲言又止，遮遮掩掩，難免給大眾有所隱瞞的感覺。他們有些言論很違背常識，例如說，熊膽抽取膽汁後行動依然，感覺舒服。如果此說能夠成立，主事者大可向其他動物提供抽取膽汁服務，讓其他動物感覺舒服，說不定更能賺大錢呢。當記者問熊膽抽取膽汁熊是否會感到痛苦時，他們竟然反問，你不是熊怎知熊感到痛苦？

既然抽取膽汁的養熊場可以接受記者和社會人士參觀，為何要處處設限，只開放兩天，只安排幾分鐘給外界參觀抽取膽汁過程，而且拒絕某些團體參觀？他們不進行這些公開活動，大家對他們所持的理據，最多是半信半疑，現今開放兩天，限制參觀，反而令人覺得他們不誠實。

活長一點

葉特生

皇帝更不多。奈何生在帝王家」的感嘆，不但末代君王崇禎帝有，成功如亞歷山大大帝，也深感一切是空。也許成功和長壽很難站在一塊，乾隆活到八九十，是異數。

生命特寫

健康知識和嚴格節制，缺一不可。有人說：年輕不享受，長壽有何意義？他們把享受和放縱混在一起看。在瓜棚下品茗看鳥，是養生，也是享受。在夜總會爛醉如泥，就是放縱了。

籃球小子

珊 而

如果林出生在台灣或中國內地，還可能有今天的風光嗎？在我看來，說他是美國人是法律和成居的意義；說他是台灣人，是上幾代祖輩和血脈的意義。再說，林書豪就是林書豪，和誰比都沒有必要。至於討論假設性的問題，和籃球運動發展沒有什麼關係。籃球運動員愛好者說的是打籃球愛籃球，說的是身材好不好（林身高一九一厘米）的運動員也能在籃球場創出奇迹。林書豪的身世背景、宗教信仰、低調作風，不過是籃球之外的花絮，是茶餘飯後的談資，這些和人們喜愛的籃球運動可謂是兩個主題。

雅俗坊

我們看的是那一個年輕人對籃球運動的狂熱，看他為了理想所展現的風采，看人類挑戰極限的發揮，同時祝願他能更把人類體育夢想發揮得更加燦爛。對我來說，這就是 NBA 出現一個籃球小子林書豪的意義。